

江
山
物
語

刘永学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WENYI CHUBSHE
CIS

◎ 刘永学 著

江山物语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物语 / 刘永学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04-8429-3

I. ①江…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6067号



JIANGSHAN WU YU

江山物语

刘永学 著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龚煌景(龚湘海)

封面设计: 刘斯逸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04)

<http://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70 mm×670 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4-8429-3

定 价: 5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一 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

- | | |
|-----|--------|
| 002 | 抛砖引玉 |
| 005 | 我的乖乖女 |
| 007 | 阿依维拉 |
| 009 | 联络图 |
| 012 | 二狗子 |
| 015 | 祁大娘 |
| 017 | “机关” |
| 020 | 尹保管 |
| 022 | 宣传科长 |
| 024 | 一个诗人 |
| 026 | 李四和孙六 |
| 029 | 盲点 |
| 032 | 刘金莲 |
| 035 | 杨大盖 |
| 038 | 贺殷钦 |
| 041 | 汪三拳 |
| 044 | 赵垒 |
| 047 | 孟辉 |
| 050 | 二愣子 |
| 053 | 何湘 |
| 056 | 马勇 |
| 059 | 马科长 |
| 062 | 两个女提琴手 |
| 064 | 琵琶 |

067	老哈
070	谭木
073	老短
076	高手
079	首席
082	小号
085	扬琴
088	本人
091	尼龙袜
093	过年
095	云在青天水在瓶
099	又看《杜鹃山》
101	有关芒果的记忆
103	昨日诗旅
105	数风流人物
108	酒史泛录
111	岂知书剑老风尘
114	记忆中的林彪事件
117	寒梅著花未
120	欲望之舟
123	却把他乡作故乡
126	俱乐部
130	无名河
133	进太行
136	人和酒
138	余音袅袅
141	寻猴记
144	风吹唢呐声
147	马鸣风萧萧
150	天凉好个秋
152	作家何谓
155	酒怕牛肉饭怕鱼
158	酒话闲说
160	闲坐书房

- 164 风流有自
167 何以为文
170 也说庄子
173 江州司马青衫湿
176 明末的浴火凤凰
179 打破樊篱归自然
182 山一程，水一程
185 独钓寒江雪
187 想起薛宝钗
191 别找林黛玉
195 莫学王熙凤
199 会会焦大
203 拍拍曹操的马屁
206 难说刘备是英雄
209 得罪一下诸葛亮
213 关羽和张飞
217 冤大头王伦
222 摄把子宋江
226 蜡枪头卢俊义
230 菜鸟关胜
234 闷骚者林冲
238 无厘头李逵
241 怨女扈三娘
245 超女孙二娘
249 跟屁虫宋清
252 快男高俅
256 画符子潘金莲
260 坐看云起时
263 滋润的生命
265 夜读雨中

三 那些地方 那些风物 那些情怀

- 268 江山有思
271 青海湖
273 走边城
275 长白山记
277 水之韵
279 慕尼黑存照
281 你好，威尼斯
283 芬兰的声音
285 走进童话的王国
288 行走在挪威的诗人
290 渥太华之夜
293 生命的壮丽跌落
295 细雨中的奥斯维辛
298 布达佩斯夜色
301 莫斯科 莫斯科
304 感受阿根廷

一

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

作家阿城负大名，有奇思，文字也确实极好。比如，他说一个人想出名非常容易，飞起一砖，砸碎人家的玻璃，人们口口相传，因之暴得大名，就是这么简单。

但这个事情搁在我的身上，就变得不这么简单。其一，我从未想过要砸谁家的玻璃；其二，的确有两人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抡起一砖，砸碎了政治老师的玻璃，并且，他们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校长办公室出首，说我就是那个暗影中的抛砖之人。古人自谦，但凡要说点什么，既道抛砖引玉云云。小人阴毒，黑砖一抛，遑论有玉，明摆着是一场噩运。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始作俑者是和我结过梁子的两个同学。结果不难想象，我一时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要说当年将林冲诱入白虎节堂的手段有点技术含量的话，这两扔黑砖的小子确实继承了前人的真传，当年林冲被逼上梁山，而今我亦成了顶风臭出三十里的坏小子。时势造英雄，时势也迫使往“坏人”堆里混：抽烟、酗酒、唱《南京之歌》、穿瘦腿裤、留长发、戴军帽，故意把帽檐压得极低，后脑勺的长发被帽沿压得露出头皮一线，观之与鸭屁股无异。古时孔老夫子见南子，子路不悦，急得老头赌咒发誓：“天厌之，天厌之！”我的事儿与孔老毫不沾边，谈不上天厌之，但人厌之已经确切无疑了。

混到了高中毕业，就兴高采烈地下乡，以为农村天地广阔，可以一

扫身上的霉运。到了，方知现实的农村远没有想象中的罗曼蒂克。队长神情恍惚，发如飞蓬，声嘶哑，背重驼，上身穿一件已经分辨不清原色的酱色汗衫，一条短裤显然是用尿素口袋缝制而成，因为裤裆前面豁然显示着“净重25kg”的字迹。大家一见，爆出哄堂大笑，如此庞然大物有谁见过？愈想愈奇。

队长的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也分明界定了我们的生活水准：大锅饭，菜便是往清水中一煮，丝毫无见油星。更要命的是掌勺师傅身怀绝技，无论饭菜，一勺起来，掂在手上顺势一抖，分量瞬间就少了三分之一，经历过数个回合，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便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只要大师傅的饭勺一抖，我不争气的胃马上会产生剧烈的痉挛。几个月下来，插队的知青们一个个面呈菜色，皆说嘴里淡出鸟来。我前面所述的那些狐朋狗友穷则思变，再不堪清汤寡水的折磨，便将一个细钢丝钩绑在长线上，钩子裹上饭团，往农户家里的鸡群里一丢，鸡见了食物如何不喜？那边张嘴一叼，这边顺势一拉，可怜这小生灵就乖乖就范。还有，在两块骨头中间夹上摔炮，亦是用绳子做牵引，狗张嘴一咬，炮响，狗仆，这厢尽力一拽，已是囊中之物。不出几个月，方圆数里的村庄就变得鸡犬之声不闻，与此相对应的是，那几个“猎手”的脸上一个个泛着油光，腹中肉食香，发作起来便歌之蹈之：“天上有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这当然是文不对题，冤屈的须是那些丢失了鸡和狗的贫下中农。

我之所以没有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是觉得偷鸡摸狗的事情实在是有失体面，鼓上蚤时迁因做了偷鸡贼给梁山伯好汉丢分不少，如此劣行，壮夫自当不为。在我那帮朋友看来，你不跟着干，就是一种背叛，自然，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另类。知青的带队干部看见我一如既往的枯黄瘦弱，一阵风吹来简直可以在空气中打晃，便认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青年，通知我晚上到队部进行当地规格最高的友好会谈。

是夜，月色出奇地明亮，山峦和平地亦如霜打过一般，四处是一片惨淡的白色。月光照射在疏疏离离的树叶上，在地面上显现出我怎么也读不懂的象形文字，它描述的该是宋朝、唐朝或许更加久远的陈年旧事。

我趿拉一双拖鞋，走在通往队部的蜿蜒小路上，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突然间，一片云影移来，把头上的月亮遮得严严实实，周围顿时陷入黑暗，我才举头观望，就觉得脚上一阵刺痛，接着便是一股凉意从脚面掠过，被蛇咬了，我一声惊叫，返身就往回跑，蛇的毒液随着我血流的加快迅速蔓延，一回到宿舍我登时就昏死过去。

一直到几天后我才醒来。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就捧着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仔细研读，由此我知道了什么是矛盾、运动、发展和联系。那时候讲究活学活用，我把被蛇咬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结论是，根源就出在那块砸出的黑砖上。没有那一砖，我断不会结识一帮狐朋狗友，没有这帮狐朋狗友，我就不会被带队干部找去谈话，让毒蛇袭击的事肯定不会发生。正值青春岁月，生活就给我上了严峻的一课，使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生命存在的危机和忧伤。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并没弄明白所遭遇的一切才是一幕长剧的开始，后来几十年发生的事件种种方令我如梦初醒：那两个同学手臂一甩果然称得上抛砖引玉，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日后的遭遇种种相比简直是小儿科，没有落得玉石俱焚已属万幸，夫复何言？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自古以来涌现出几多英雄豪杰。但按时下的观点，那些人只能划入粗人之列。我祖籍河北，身上遗风犹存，还没有进化成一个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人。我终日在机关忙碌，会议接会议，远行复远行，很少有时间顾及家里。女儿丫丫读学前班了，小朋友们问她爸爸是做什么的，女儿回答：“是开会和出差的。”令人啼笑皆非。

也难怪，我来去如风，在家里总是像个影子般一闪而过，陪妻女的时间微乎其微，自己省略了一份义务，家中也随之减少了一层柔曼的情调。女儿五岁时在幼儿园过“六一”儿童节，阿姨组织小朋友们看电影，她回来后惊讶万状地告诉我：“今天在外面看到了一台好大好大的电视。”这自然让我感到愧疚，但女儿至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非但没有计较爸爸的过失，反而用纯美的童心和愿望填充着生活里的缺陷。比如节日里没有机会到公园去，她就用彩笔和想象画出爸爸妈妈带她游园的情节，还奢侈地让我的手上牵起一串五彩缤纷的大气球。我辅导女儿的机会不多，她就把自己画成小电子琴手，我在图画中手持指挥棒，当上了气宇轩昂、激情洋溢的大指挥家。诸如此类，使我原本异常干瘪的形象空前丰满起来。

女儿坦诚而又富于责任心。有时我回家太晚，就吩咐她不要再接那些极少间断的电话。可铃声一响，她便从床上一跃而下，声音嘹亮地告诉对方爸爸躺在床上马上就来啦，迫使 I 连滚带爬地扑向电话。一方水

土一方人，我生性疏懒，对诸如洗澡啦，洗脚啦，晚上要刷牙啦等繁文缛节深恶痛绝，而对抽烟啦，喝酒啦，却一往情深。妻子是医务工作者，为捍卫家庭的纯洁性，毅然在家中开展了一场整治运动。女儿理所当然地成为八面威风的小钦差，时常神气活现地对我发号施令，指挥着无可奈何、垂头丧气的我忙这忙那。我得承认，在妻子的领导和女儿的帮助教育下，我不但认识了错误而且改造得不差，既卫生又健康地劳作着，粗粗一看还算是保持了几分文明人的模样。

金无足赤，女儿是个任性的孩子，对认准的事儿一律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双袜子湿了一点点，哪怕是没有袜子换了，她也会果断神速地脱下来，让一双赤脚在冬天里跳跃。女儿看问题还有点小小的形而上学，例如，她坚定地认为妈妈要比爸爸聪明，因为妈妈不但能给她讲许多有趣的故事，还能辅导她英达外语的课程。凭这点根据就给我下了不聪明的判词，我完全有理由愤愤不平。

妻子生得小巧玲珑，满腔热忱地把长高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根据遗传学规律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基本原理，女儿要变异成郑海霞、郎平一类超级姑娘实非易事。我虽被朋友们命名为粗人，但像粗中有细的张翼德老前辈一样，一缕纤细的心愿总是有的。我盼望女儿成长为一个精神上的高个子，一个生活中的强者，驾一叶小舟，载一颗童心，沿着真善美的航线破浪远航。

阿依维拉，四个简单的汉字一经组合，顿时变得摇曳多姿，翠竹般鲜活在我们心头。那洋溢着甜甜的诗意和隐隐的神秘的音韵飘出缕缕情丝，缠缠绕绕，让人平添了一种不招即来、拂之不去的情愫和遐想。阿依维拉——一个五岁的新疆维族小姑娘，在天山脚下，让我们的心河驶进了一个优美的童话。

认识阿依维拉缘于一趟远行。那年我随湖南省人大城环委的同志到乌鲁木齐市考察城建工作。在学习和座谈的间隙，自治区人大的同志安排我们去一趟吐鲁番。为我们开车的是一个剽悍、热情的维族青年。他对我们说，星期天幼儿园放假，女儿还没有去过吐鲁番，好趁这个机会带她一块看看。说完，就响亮地打了一声唿哨，树丛后面倏然闪出一个红衣翠衫、金发碧眼、鼻梁挺拔、双颊飞丹的小姑娘。她用带着浓郁维语音调的汉话告诉我们，她叫阿依维拉，今年五岁，接着清脆利落地说了一句：“亚克西！”这句熟稔的维语引发了我们一阵会心开怀的大笑。

汽车驶出乌鲁木齐不久，就进入了一望无垠的大戈壁，身后喧闹的都市和秀美的胡杨林渐渐隐去。眼前除了时而掠过的风力发电站一架架巨大的风轮外，看不见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大漠风尘，日色昏黄，寂静中，蓦然有歌声响起，清泉般淙淙而来，瞬息间浇绿了整个车厢。五岁的阿依维拉目视远方，用稚嫩的童声唱起了一曲曲悠远绵长的歌。歌是用维

语唱的，珠飞玉溅，浸润在这茫茫的戈壁上，在我们的眼前洗印出一幅幅多彩的画卷：俊马携雄风，羊群腾雪浪，雪莲绽笑颜，瓜果遍地香……歌声里，跳荡着新疆儿女搏动的心音，涌动着一股奔流不息、延绵不绝的内在力量。

车到吐鲁番，好客的主人端上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阿依维拉和爸爸一起走到我们面前敬酒。省建委的小杨知道维族人豪饮，怯怯地问道：“喝多少？”“喝多少？每人一公斤！”这个剽悍的维族汉子豪迈地回答。要让一公斤一点就燃的液体灌到胃里，无异于上刀山下火海。看到我们面呈难色，阿依维拉在爸爸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只见这个维族汉子咧嘴一笑，说：“听女儿的，咱们大家干一口表示表示。”我问阿依维拉跟爸爸说了些什么话，她回答说：“妈妈让爸爸少喝酒，我让爸爸的朋友少喝酒。”话才落音，激起了大家一片掌声。在有节奏的掌声中，阿依维拉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那流动的身姿像奋飞的雏鹰，开屏的孔雀，跳跃的精灵，在我们面前泼洒出一阵阵五彩的花雨，缤缤纷纷，让我们迈过初冬，走进艳丽芬芳的新疆之春……离开吐鲁番的黄昏，我们在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的火焰山驻足。夕阳流金，将无际的瀚漠染得一片嫣红，望去一如千年不熄的火海。看到这壮美的景色，阿依维拉向前奔去，雀跃的身影就像在火海中跳荡的一束火苗。同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举起照相机，留下了这个充满魅力的镜头。这团火将在我们的心头燃烧，为我们时时增添生命的热情和活力。

总而言之，黄伯成这个人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岁出头，其时我从核工业部的一个矿山借调到湖南二机局，被派往湖南一家水泥厂催运水泥，也就是当采购员。在那里，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黄伯成。

初见此人，我就非常震惊。其原因在于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实在是太瘦了，瘦得让你简直怀疑自己的视觉出了毛病。人们在描绘某人瘦的程度时有个形容词，叫“骨瘦如柴”，不过我一直以为那是旧社会的事情，比如“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可我今天面对的这个人除了年龄比三毛略大，头发略多，个子略高之外，就再也找不出些许区别。

当然，他对我极友善，一见面就看着我笑。因为脸上瘦得只有一层皮而没有附着的肌肉，我只能根据他脸上颧骨的运动去分析他的笑容。那句“皮笑肉不笑”的成语若用在他的身上显然不够准确，你总不能脱离实际硬造出“皮笑骨不笑”之类的语句。干脆就事论事，只要他脸上的骨骼一动，我就坚定地作出他是在笑的判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这种感觉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一个人瘦到如此地步肯定会有原因，黄伯成之所以瘦的原因不超过两天你就会一目了然。此公善饮，可以一日三餐以酒当饭。应该说这算得上一项壮举，饮酒为生并持之以恒的人若非庸才便是奇男子，这可以从史书上找到不少佐证。陶渊明饮酒赋诗、刘伶千金买醉、嵇康沉醉一

生都是极好的例子。不同的是，上面所说的几位贤达开怀畅饮是为了“出世”，而黄伯成醉酒当歌却是为了“入世”。我们从事的是采购水泥的工作，当时水泥供应极其紧张，要把货按时发回去可谓难乎其难。为了完成任务，不少采购员使尽浑身解数，请吃、请喝、送礼、送钱。皆因为人人为之，结果力量相互抵消，大家都送就等于都没有送。黄伯成不屑于往俗套里钻，他黎明即起，三杯酒下肚后就跑到水泥厂，走进办公室也不说话，信手扯出一条凳子来倒头便睡，喷出的酒香随之在这间嘈杂的房子里弥漫。他的这般举动一度受到不少采购员的嘲笑，纷纷说单位上派出这样一个酒鬼来肯定是一事无成。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到月底一算，能够完成任务的非黄伯成莫属。这就使事情变得蹊跷起来，有人说他是一员“福将”，有人说他有特异功能，各种猜测、议论日渐增多，黄伯成的形象也日益高大，最显而易见的是他喝酒不用自己掏腰包了，不少人以酒开路，目的是取点儿“真经”。妙就妙在黄伯成酒是一个劲儿地喝，席间并不答话。沉默是金，金口难开，采购员们走南闯北，这点见识还是有的，反复周旋的结果统一了大家的认识：黄伯成是个奇人！

我得承认，黄伯成是有点神秘。我和他住一个房间，知道他酒足饭饱之后就悄悄地翻弄一个小本子，翻着翻着就进入痴迷状态，时而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当然，也有苦恼的时候，每逢此时他就把小本子扔在床上，在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转悠，转到一定的程度就抓过小本子匆匆写上几笔，之后就把小本子塞进提包里，锁上锁，并十分郑重地拍上几下，然后才抓起酒瓶喝上两口，扯起被子进入甜蜜的梦乡。

时年我二十岁，社会阅历极其肤浅，还不了解个人隐私于人的意义和价值，所以，随着揭开隐匿在黄伯成身上秘密的念头与日俱增，我对他的一言一行都倾注了不正常热情。我知道，探秘的终南捷径是看到那个小本子，但如何得手却要颇费一番心思，反复思考后我决定追根溯源，从酒入手，摹仿一出周瑜戏弄蒋干的把戏。

那是一个月夜，月亮很圆，明月好佐酒，古今此理同。我买来两瓶浏阳河小曲、几碟猪耳朵之类的凉菜，摆开阵势，要与这个著名的“酒鬼”一见高低。有酒，黄伯成自然当仁不让。开始我俩用小杯，接着换大杯，